



近代蜀四家詞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戴安常 选编

近代蜀四家詞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130471

DE21/01

近代蜀四家词序

词在四川的发展，源远流长，影响也巨大。以前后蜀词人为主的《花间集》，与南唐词双峰并峙，代表了晚唐五代的词风，推进了北宋词的发展。自东坡乐府出，别开了新境，形成词史上的婉约、豪放两派，交融互映，使词境愈扩，其体愈尊。到元明时期，词渐衰微，一代的名家，不过少数几人。虞道园和杨升庵，不仅是当时的代表作家，升庵还大力提倡《花间》流派，使晚明词风为之一变，并影响了戏曲，同趋雅丽，直至清初，余风未息。清朝前期，江南词学复兴，四川却处于

兵燹移民之际，无暇及此。到了晚清，才逐渐兴盛，词家辈出，分享坛坫。广汉的张祥龄（字子苾？——一九〇三）、富顺的宋育仁（字芸子一八五七——一九三一）、荣县的赵熙（字尧生一八六七——一九四八）、华阳的林思进（字山腴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五三），可谓近代蜀词的代表。四家之词，都值中国多事之秋，先后写于甲午中日之战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，民国五、六年蜀军内讧，以及抗日战争四个时期。国事蜩螗，忧患纷沓，感时伤世，挥写忧幽。或指斥权奸，或哀叹民瘼，或暴露军阀之罪恶，或遣责列强之侵略。总之，无不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于排累遒劲或顿挫微婉之中，表达了时代的呼声，标志着近代蜀词的发展。毋庸讳言，他们除了或多或少流露出消沉情调之外，兼有一些应酬、游戏之作，虽瑕不掩瑜，亦不必录存。

张子苾的词，绝大多数是甲午后作，骚雅清音之中，处处流露出时代的声息：

《卜算子·乙未游邓尉》：调鼎空劳宰相家，毕竟何滋味。边塞动悲笳，含泪花前醉。

《浣溪沙》：水殿管弦方奏罢，玉关书檄莫频传。

《水龙吟》：东望蓬瀛甚处，剪腥风、老鱼吹雨。槐枪未扫，羽书频至，劝君休去。

《南乡子》：白日黯神州，浪打三山却倒流……请剑请缨都枉事，轻舟，换尽山川恨不休。

《醉落魄》：新亭泪湿，危楼上放歌声急……干戈岂为和戎息，笑取单于，不许返轮只。

《浣溪沙》：万里未干胡马血，十年不听蜀鹃啼。

有的是抒写忧国豪情，慷慨悲歌，有的是痛恨清廷权贵，昏庸

误国。宋芸子的词，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，潜居城南所作，爱国激情和哀乱深愁，交织迸发。在艺术上，较之张子苾词，更多采用传统的寄兴手法，显得更加含蓄隐微。张子苾词，大都是与王鹏运、郑文焯、况夔生的联句和拟两宋名篇（原作或题和某词，或题用某韵，有的只注某家，凡属此类皆增「拟」序，以示一律）。而张子苾独自之词，遗篇甚少，故不得不大部份选联句之作。虽难窥全豹，亦可见一斑。宋芸子词，全是与王鹏运、朱祖谋等倡和而作。近世词人，共推王、朱、郑、况为「晚清四家」，他们的《庚子秋词》和《和六十一家词》，在近代词史上是负有盛名之作。

赵尧生和林山腴的词，都写于辛亥以后。赵词大多是指斥兵祸，不满现实，如《台城路·蛇衣》咏袁世凯篡国的秽史。《齐天乐·成都雨夜》、《婆罗门令·两月来蜀中化为战

场》、《庆春宫·和休庵》、《百字令·乱中》、《新雁过妆楼》、《玉烛新·戊午人日》等一系列篇什，揭露了军阀连年混战，给四川带来的严重灾难。但由于作者的时代和身世所限，不免流溢出较浓的遗老感情。在艺术上，赵词排募豪劲，《水龙吟·题稼轩词》笔势沉雄，尤为难得之作。林词在反映社会方面，较全面深刻。如《沁园春·读史》，借讽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，放弃华东，逃避后方，征丁搜粮，虐待战士。作者当时避难居乡，又目击农村的残破困苦，赋事书感，令人触目惊心：

《双调望江南·雨晴村步》：莫怪原蚕难上箔，可怜戴胜久无桑。

《浣溪沙·村夏近感》：尺布买艰贫妇裤，伍符催急瘦男钱。

《庆春泽·看邻翁种稻》：力田漫说逢年好，问几年得到仓箱？

《满江红·螟害示当官者》：官里早传征购帖，民间但论妻儿价。

一些词中虽杂有士大夫的生活情趣，却关系蜀中故实。林词之作，清空婉丽，与姜夔、张炎风格为近。《鹧鸪天·重感》一阙，写民不聊生，催科令急，笔调更为顿挫微婉，为向来倚声所少见。

四家词集，在本世纪前半期各有刻本行世，本编在进行选辑时，尽量参用了原稿本和集外抄本。子苾词录自蜀刻《受经堂词》，此集传世较少，且无序跋，因取用《吴波鸥语》序和词三首，置放于本集之前。《鸥语》出自朱祖谋的抄藏，流传也不广，可补郑文焯《樵风乐府》和张子苾《受经堂词》所

缺。而《受经堂词》中又多半塘、蕙风、樵风三家词集的遗篇。

芸子的词，是从刘福姚手写的《庚子秋词》影印本甲卷录出，其中王鹏运、朱祖谋的有关原作，一概略去，只将《题复庵归隐图》三阕抄附于后。芸子自刻的《哀怨集》中，仅存「庚子秋词」三十首，字句多异，为保持原作的全貌，仍采用写卷作底本，只是把本集新增的跋语及其《庚子避乱西山作》四阕，移附入本编。

赵尧生的《香宋词》，旧有华阳林氏清寂堂刊本，手写定稿原存清寂堂中，后来送给崇庆彭芸生，现已遗失。今自刊本选录，曾用手稿校过，并收了集外散稿六阕，作为补遗。

林山腴曾刻有《清寂堂词》，传世已久，晚年又作过一次较大的删改，去取颇异。兹从作者之意，据订本抄录，故与传

世的刻本文句不同。

诸家词后，各附小传一篇，略举其生平和词旨，以助读者参考。四家词集及诸抄本，是从我的老师王文才、王仲鏞教授处借录，并在二位老师的具体把笔口授下编订，借此谨表敬谢。

一九八三年夏记于成都

近代蜀四家词目录

近代蜀四家词序

吴波鸥语叙·····	三一六
受经堂词·····	六一二六
张祥龄小传·····	二七一三三
庚子秋词叙·····	三五—四一
庚子秋词·····	四〇—五八

宋育仁小传……………五七一六二

香宋词叙……………六三一六五

香宋词……………六四一九八

赵熙小传……………九八一〇二

清寂词录叙……………一〇三一〇七

清寂词……………一〇五一四九

林思进小传……………一三七一一三九

受
经
堂
词

张
祥
龄

吴波鸥语叙

言词于北宋必曰清真，于南宋必曰白石。顾清真以深美而好之者多，白石以骚雅而学之者盖寡。宋时方千里、杨泽民、陈允平辈，皆和清真词成一集，而白石道人歌曲无嗣音，岂非以神品超詣，如孤云野鹤，往来太空，意绝文外，詮遺象表者欤？余于清真词耆之不深，耆白石过清真远甚。然生平所作，多出入于东坡、稼轩、玉田、梦窗诸家，于白石洁淨精微之詣，未有合也。今年春，与叔问、子苾、叔由举词社于吴，次湘自金陵至。四子皆耆白石深于余，探幽洞微，穷极幼眇。藩使署有西楼三楹，城堞缺处，可望灵岩上方诸山，视城外沙鸟风帆，

皆自眉睫间过。叔问所居小园，命之以壶，才可数弓。然有石，有池，有桥，有篱，有栏，有梅、竹、桃、柳、棕、桐、木樨、芙蓉、芳树、杂华，有鱼，有鹤。数人者非啸于楼，即歌于园，蝶晚蝉初，花晚叶初，星晚露初，云晚月初，宾主杂坐，竹肉相娱。当时，辄和白石词以为乐。或棹乌蓬六桂，载酒出金阊门，泛山塘，登虎丘。凭吊既倦，相羊于烟水之间，扣舷而歌，歌已，洗盏更酌。吴中伧儿，浮吹鹞首，盛陈水嬉，日竞薰服之乐，以耍童佼女为采旄桂旗，橈蒲六博，效牧猪奴所为，闻吾歌者，群相指而笑之。当时，亦和白石词以为乐。不水而尘，则在暝夜，有月无月，篝火一把，或荒甯草间，或槁立枫下，且行且吹笛，至于市犬竞吠，而高吟未罢。当时，亦和白石词以为乐。城西南有石湖，范顺阳别业在焉，而白石风流赏心之地也。当夫画船尽归，明镜初拭，渔

歌互起，沙鸥不惊，山水空冥，而其人已往，诵其词，绎其志，揽其迹，思其人。今日悲南渡，安知后日不悲今日邪？于是遥吟俯唱，发思古之幽情，低回留之而不能去，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之曲，凡再和焉。至今墨痕，依依犹在僧壁也。事起四月，讫八月，而和词竟。其间余有钟、庐两阜之游，次湘又听鼓金陵，故所作皆少。至于刳律寻声，晨钞冥写，则叔问之功为多。嗟乎，天下虽大，同志良难，文章之事，尤多异轨，或是丹非素，或论甘忌辛，胜己则相倾，歧己则相伐。上下千古，纵横九州，如吾数人之喁于相应，可多得乎？诗曰：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」。斯固鄙怀殷殷，所愿与诸子共勉之者也。叔问者北海郑文焯，子苾者汉州张祥龄，次湘者成都蒋文鸿，叔由者余弟豫也。光绪十三年丁亥，仲秋既望五日，常德易顺鼎叙。